

小鞋子 大变迁

□薛桂梅

小时候，除了打赤脚，根本不记得都穿过什么样的鞋子。记忆中第一次穿到脚上的鞋子，还是借小伙伴儿的。因为要到姥姥家走亲戚，母亲就到邻居家借了一双八成新的鞋子。我穿上以后，觉得漂亮极了，而且以为就是自己的了。从姥姥家回来以后仍然不肯脱下，母亲让我赶紧还给小伙伴，我不肯，想再穿一会儿过过瘾。就在这时，小伙伴看见了，追过来讨要，我当然不肯给，母亲非常生气，打了我一巴掌，拿个红薯哄着小伙伴儿，把她送回了家。

第二次关于鞋子的深刻记忆是一双蓝色带白边的运动鞋。不知道上几年级，看到小伙伴穿着那样的鞋子，

非常神气，我也很想拥有一双。每次给母亲提要求的时候，她都说没有钱，等宽裕了一定给我买。那个春节，每次上交给母亲压岁钱的时候，我暗暗记下数目，以便确认是否够买一双那样的运动鞋。

记得那天放学路过商店的时候，那双蓝运动鞋就摆在橱窗里，我踮起脚趴在柜台边上，要求看看那双鞋。店员大概不忍心拒绝，可也觉得肯定是无用功，一边递给我一边说：“你又不买，看了也是白看。”我很不服气地说：“我下午来买！”在我的意愿里，我今年有足够的压岁钱，能买这双两元钱的鞋子。当母亲明明白白告知我买不起的时候，我伤心地哭了，为了那双鞋，更为了我给人家的承诺。

我第一次穿皮鞋是高三毕业那年，是我姐姐的嫁妆。她穿不惯带跟儿的鞋，也不舍得穿，就送给了我。其实这双鞋子比我的脚大了不止一个号码，穿起来像只小船，但我却视若珍宝。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跳过餐厅后边的排水沟，一只鞋子居然飞了出去，落到了污水里，惹得旁边的同学哈哈大笑。这双鞋子虽然不合脚，但和露着脚趾头的布鞋相比，还是胜过千万倍，我为有一双红皮鞋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我看到了同学们那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我考上了师范学院的那个夏天，

一位城里来的驻村干部看到我的鞋子，很感慨地说：“你都是准大学生了，还穿这样的鞋子，真是个朴素的好姑娘。”我当时还在想：我的鞋子很不错的，是皮鞋，同学们没有，姐姐都舍不得穿。回到家，我仔细地审视了我引以为荣的红皮鞋：鞋面因为掉皮儿而显得坑坑洼洼、皱纹密布，鞋底上粘着拔草留下的泥土，鞋跟上的皮子已经磨破飞起，露出了里面的木头……

上师范学院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鞋子，尽管不能随心所欲地买鞋子，却可以省下生活费，每年买两双心仪的鞋子。毕业以后，月工资一百多，稍微紧缩一下开支，就可以买回梦寐以求的皮鞋。不仅给自己买，还给父母姐妹们买，感觉自己仿佛是个腰缠万贯的大老板。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买鞋子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甚至是“丧心病狂”的地步。这么说吧，冬有棉，夏有单；皮鞋、革鞋、布鞋各种材质应有尽有，舞鞋、绣花鞋、运动鞋、休闲鞋各取所需；高、中、低、平跟款式各异；圆头、尖头、扁头、方头各领风骚；镶钻、抛光、漆皮、翻毛精彩纷呈。打开鞋柜，自己都有种琳琅满目的感觉，每次挑选鞋子之前，都要先欣赏一下，然后陶醉在拥有各种鞋子的幸福里，差点忘了是来穿鞋子外出上班。

鞋子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鞋子虽小，但它是祖国逐步发展并日益富强的一个缩影，也是新中国70年辉煌历程的见证。

通向幸福的路

□郑曾洋

我的家乡乾勒桥，自古以来的盛衰发展，都与路密切相关。

在107国道没有修筑之前，所谓的“官道”从小商桥向西南穿老颍河过乾勒桥，乾勒桥村子北头，老颍河上面一座石桥，就是相传当年精忠大帅岳飞抗金时打马路过此处的乾勒桥。当时正在修桥的乾勒桥村民请岳飞给此桥起名，岳飞勒马驻足，略一沉吟，遂起名曰“乾勒桥”。

在107国道没有修建通车之前，因为“官道”必须要穿过颍河，由岳飞命名的这座乾勒桥是几十里颍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所以乾勒桥地处“官道”必经之路，地理位置重要，号称“九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村民在村子里开饭店、酒馆或者杂货铺，搞商业经营。

107国道的修建通车，使经过乾勒桥的“官道”失去了过去的地位，饭店、酒馆的生意也冷清了许多。路曾经给乾勒桥带来过长达数百年的繁荣和幸福，路也让乾勒桥失去了往昔交通要道的地位。更由于乾勒桥村附近的土质多为黏土，平时还好说，一到下雨天，通往周边各村的路，以及村里的大街小巷，就会变得泥泞不堪，黏土泥在我们这儿俗称“胶泥”，它会紧紧粘住腿脚，让人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所以，我很小就

听说过“乾勒桥人不亲，泥亲”这样一句流传很广的话。

因为这条路，从我记事起，每年乾勒桥村的“四月八”庙会几乎都要让亲戚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一下雨，前来赶庙会的亲戚们便着了慌，赶紧收拾车辆慌忙走人，不怕雨淋头，就怕稍微慢一点，那路就会变成“水泥路”，轮子上塞满的红胶泥让人欲哭无泪，抠不动，甩不掉，只见轮子转动，不见车子前进。

最怕的还是收麦季节下雨。以前收麦必须要把麦子割下来拉到打麦场，套上牲口拉着碾子打场。一旦收麦季节下雨，这“水泥路”就变得根本无法通行。万一谁家的麦车被困在了半路，任你牛拉人推，都无济于事，只得卸下车，眼巴巴等天放晴，路变干，方才重新套车上路。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乾勒桥的路也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从村子通往小商桥的路修成了柏油路，记得修路的消息一传出，全村老少爷儿们都很兴奋，每天都在翘首期待赶快开工。终于，那条著名的“胶泥路”上有了动静，修路的机械车辆开始“轰隆隆”地响个不停，村民们只要有空，就会主动到工地上帮忙干活儿。不久，一条平

坦宽阔的柏油路建成了，乾勒桥的老少爷们去商桥赶集卖菜或者去镇上办事，再也不怕下雨路黏人了。接着，村里的大街小巷也修成了真正的水泥路。逢年过节和“四月八”庙会，街上人山人海，人们或看戏，或购物，或玩耍，再也不怕下雨因为路黏人狼狈走人。麦收季节，大型联合收割机能一直开到地里，几个来回便可颗粒归仓，不用担心因为下雨致使收割机陷在路上不能动弹。

通向幸福的路一旦修通，被冷落了几十年的乾勒桥村重新成了一片热土。各种厂子在交通便利的路边修建起来，外边的大户也纷纷来到这里承包大片土地种植经济作物。人们从幸福路走出去，又腰包鼓鼓地回到村里。手里有了钱，房子从以前的低矮瓦房变成了一幢幢小楼，村里的轿车也多了起来，放眼望去，路上小轿车冒着一溜烟疾驰而来，街道路边，小轿车一字排开停放在各家各户门口。

通畅的大路不仅给乾勒桥的村民带来物质上的巨变，它还承载着村民的梦想，寄托着人们明天的希望，这些畅通无阻的公路，将会伴着社会的发展，越走越宽广。



远方的来水清又甜

□张英超

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上小学时，记得老家吃的是门外小溪旁一口井里的水，而那井里的水应该 just 是小溪里的水渗透进去的。那时的水没有污染，水质还算过得去，但要说符合卫生标准就差远了。这口井的井口因为是敞开着的，长约两米，宽约一米，所以井里时常会落下尘土和树的枝叶。我曾见过村上的几个顽童往井里撒尿，为此我还骂了他们并状告到父亲那里，但父亲却不当回事，哈哈一笑说，童子尿不脏，还能治病。

到井里打水是需要技巧的。那时大人从家里掂着桶到井里打水时，得在桶上系条绳子，到了井口旁站稳马步，弯下腰，把带着绳子的水桶下放到井里接近水面时，双手快速地左右摆动几下绳子摆倒水桶，盛满水后使劲拉出来就行了。家里的大人，父亲去这口井打水的频率最高。有一次，他趁着月色到这口井里打水，忽然觉得井口旁有条蠕动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条大花蛇正往井里钻，吓得他扔下水桶就跑，以至于父亲好多天也不敢到这口井里打水了。

我人小，很少到这口井里打水。有一次，大人们都在地里忙，让我在家做饭。但家里没水了，我只得掂了个小桶系上绳子去打水。我没有经验，在井里摆桶摆不好，好不容易才灌上半小桶水，就这样还是往上拉不动，不得不以井口沿为支撑仰着身子往后拉绳子，最后好不容易把水拉上来了，还由于拉的过程中水桶刚蹭井壁落进去不少泥。

小时吃水就是这么不方便。特别是到了冬天结冰时，人很容易到这口井里打水时摔倒，那真是吃水也战战兢兢。不过，这口井后来随着那条小溪的断流而逐渐枯竭，后来直接被填埋。

大概从我上初中以后，父亲在老家的院子里打了一口压水井，无论吃水，还是洗洗涮涮，都方便多了，但要说卫生还是差不少。压水井压出来的水里边不时会带有红线虫，有时还会混有细碎的泥沙，更麻烦的是一旦井下有坍塌，压上来的水会浑浊不堪，也只好到别人家的压水井上取水了。

20世纪80年代初，我考上了漯河师范，上学期间用上了自来水。自那以后，自来水伴我进校当老师、县城里安家一直到现在。随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推进，老家也终于在21世纪初用上了自来水。

虽然用上自来水方便卫生，但不是没有烦恼。随着工业发展的突飞猛进，地下水逐渐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自来水烧开后呈现一些棉絮一样的杂质，喝到的水也没有了以前的清爽。直到前些年县城里的人不知不觉中用上了南水北调的水，当烧开的水再也没有棉絮一样的杂质，且喝到的自来水清爽甘甜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正随着国家一个宏大工程的实现发生着质的变化。是啊！“高峡出平湖”了，我们的电不缺了；“天堑变通途”了，我们的出行更方便了；“可上九天揽月”了，我们的通讯更便捷了；南水北调了，北方人的饮水更安全了……这充分显示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并像春雨一般惠及了千家万户。

远方的来水清又甜。饮水思源，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全国一盘棋，共饮一江水，但愿我们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斗不止，让幸福之花遍地开花！

